

<<进城走了十八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进城走了十八年>>

13位ISBN编号：9787203073727

10位ISBN编号：7203073726

出版时间：2011-7-1

出版时间：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十年砍柴

页数：28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进城走了十八年>>

前言

这是一本进城的乡下人18岁前的纪事。

这些陈年流水账，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

其中的一部分我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中，曾获得一些同龄人——特别是和我一样在乡村长大的70后人的共鸣，其中有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他们鼓励我将这些回忆写完并出版。

胡适先生曾鼓励人写自传，他自己以身作则，四十岁那年开始写作《四十自叙》。

然而胡适是何等的人物！

他27岁便任北大教授，已名满天下。

那代学人的学养，我辈望尘莫及，那代学人的成就，我辈徒有艳羡。

我想自己有何德何能写自传？

再加上忙于应付稻粱谋的时文，这流水账便辍笔许久。

促使我将它写完的，是2010年3月父亲的一场重病。

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忙于琐事，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突发重病，已经人事不省，正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

远在广西桂林的哥哥和远在四川乐山的弟弟几乎也同时接到电话。

于是，三兄弟从南、北、西赶赴湖南邵阳。

桂林最近，哥嫂驱车7小时就到了家，而我和弟弟在长沙机场会合，也于当日晚10点赶到老家。

父亲已经被推进了ICU抢救，兄弟姐妹四人相顾无言，唯有心底里祈求父亲渡过这一关。

第二天清晨，大夫告诉我父亲醒了，状态还不错。

我们心底的愁云一下子就散了。

据主治大夫说，若晚送医院两小时，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

当时父亲在家中昏迷，在镇医院当医生的姐姐打120叫市医院的救护车来，家族的长辈力劝母亲和姐姐放弃抢救，说73岁的老人，若死在村外，那就太不吉利了。

幸亏姐姐的坚持，也幸亏这些年农村交通与通讯的改善，否则，父亲将和农村许多病重的老人一样，听天由命。

父亲在ICU整整躺了9天，每天我们兄弟姐妹开车从家里出发，到30公里外的市医院，通过ICU的视频和父亲交流，再回到生养我们的山村。

一路看窗外田野里油菜花开，连绵的山郁郁葱葱，离家20余年，我已很少有这样一段时间欣赏到故乡的风景。

路上，我们兄弟们说起儿时离开乡村的不易。

那时候邵阳市在我们眼中，是很遥远的繁华都市，乡里人，能进一次邵阳市，足以向村里人夸耀半年。

我考上大学那年，整个县还没有程控电话，重要机关靠老式摇柄电话通话，我的录取通知书差点被耽搁了。

而去上大学，要步行出村几华里，到马路边搭农用车去集镇上，再换大客车到邵阳市，然后坐火车北上。

而今，每个山村不论多偏僻都通了程控电话、手机，水泥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

交通、通讯的改进，保证父亲及时送进医院，也能使远在外地的儿子们在一天之内赶回来。

乡村这些改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因父病我在家的一句，深深地感觉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剧变。

那些日子，我们兄弟坐在家，傍晚时听到整个村庄安静极了，没有记忆中牛羊的叫声，连小孩子的嬉闹声也听不到。

我的儿时伙伴，以及更年轻的80后，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村里，他们都去外面了，他们的孩子也跟着他们在外，甚至连老人都接走了。

一栋栋靠打工攒下的钱修建的新房，好些空无一人。

有一次母亲突然说了句：我们这些老人走了后，这个村以后怕是没人住了！

有一天晚餐时闲聊，哥哥冒出了一句：我们这个家族我们兄弟是最后一代需要赡养父母的人，可能也

<<进城走了十八年>>

是第一代儿女不能赡养我们的人。

这句话惊醒了我，我想是呀，何止是我们兄弟几个，整个村庄乃至整个中国乡村，我们这代人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对父辈，就像我们父辈对祖父辈一样，还需要承担纯经济学层面的赡养义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社会常态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代；而我们的子女，将来可能不需要再在经济上赡养我们，所能提供的只能是情感上的慰藉。

我意识到，我这代乡下人，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

我们兄弟，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代在传统乡村文化中长大的。

从我们这代人开始，乡村人不再是少数的精英才能进城，而是大批地、甚至是成集群地进城。

我这代人，正经历着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

躬逢这样的巨变，对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人而言，可谓是一种幸运。

因此，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虽然平常，但是值得记录下来，算是见证这个时代变迁的一份文本。

以我自己为例，单说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工具，我这四十年的经历，浓缩了西方社会的几百年。

我的儿时，点油灯，砍柴放牧，学赶牛耕田，步行去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生活形态没什么差别。

而我进城后，开汽车，用互联网，和美国纽约的同龄人生活状态也无什么差别。

而我感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则更为巨大。

我们兄弟从记事开始，融入以血亲、姻亲为经纬的熟人社会，那种自然状态犹如幼鱼游水，雏鸟学飞。

我们首先要学会分辨的就是亲属尊卑，谁是我的亲兄弟，谁是我共爷爷的亲堂兄弟，谁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兄弟，谁又是没出五服的族兄弟、叔婶；出了五服的那些族人，和谁又更亲近一些；方圆几十里哪些姓李的和我们共一个祠堂，共一份族谱；祖父、父亲、自己和下一代的辈分是哪个字；而八华里外的那个王姓聚集的村子，谁是我的亲舅舅，谁是我的堂舅舅；姑舅表亲和姨表亲的区别在哪儿。人死了，哪些人可以埋进祖坟哪些人不能；碰到人家办红喜事该说什么祝贺的话，而对长辈的丧事如何致祭，等等等等。

乡村的熟人之间没有秘密，一个家族的爷爷可以随意在你家吃饭时走进来坐到餐桌上和你父亲一起喝酒。

这些对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人而言，是常识，而对我们兄弟的下一代，恐怕就是遥远的传说。

对我来说，进城只走了十八年；而对整个中国来说，进城走了几千年。

就在这部书第二稿修改完毕的庚寅年腊月，我的儿子出生了。

四十为父，感慨良多。

立刻觉得那种浪游江湖的心情不再有，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以及挥之不去的忧虑，为襁褓中的儿子，也为自己栖息的这块土地。

在北京这座近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里，陪我儿子成长的时候，我将如何给他讲述南方那个遥远的故乡？

如何讲述他的父亲从乡村进城的经历？

或许，他会像我少年时对父亲讲述其成长苦难一样不耐烦。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人生道路，凭什么让他洗耳恭听父亲的“忆苦思甜”？

但是，既然将进城走了十八年的路记录下来，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引发同龄人对那段岁月的回忆，希望更年轻的读者能接受它。

也希望在更远的未来，长大后的儿子通过这本书，读懂他父亲成长的那个时代。

<<进城走了十八年>>

内容概要

一位在南方山村长大的70后，当他用稚嫩的眼开始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在目睹中国乡村一百年来最巨大的变化：

知青回城、人民公社的解体、高考恢复、传统民俗的回归、琼瑶小说邓丽君歌曲流入山乡、南下打工潮的开始、乡民对财富的欲望被激发……直到这位少年进城多年后，回首这一切，才明白他有幸赶上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尾巴，他和他的同龄人是为耕读文化唱挽歌的一代。

作者的少年时光，虽清贫然而温馨，因为他成长在中国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大时代。

这不仅是十年砍柴个人的经历，也不仅是湘中一隅已消逝的场景，而是一个大国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进城走了十八年>>

作者简介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先祖由江西迁湖南后第26代。
18岁负笈北上，至今22年。
任过公务员、记者，现供职于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语文出版社。
平生最爱读书、写作二事，笔端游走于历史文化和时事评论之间。
现已出版《闲看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晚明七十年》、《闲话红楼》。

<<进城走了十八年>>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蒙昧记变

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
孤独中一把木手枪
学知青和学大寨
外公家的百草园
四只鹅和一头牛
生产大队的政治格局
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
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

第二章 小学记玩

读书比放牛好玩
两位民办老师的命运
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
看电影和唱戏
我的七种武器
变脸国歌和平反高潮
大舅回乡和艺术梦的破灭
分田了散伙了
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
别了，小学校

第三章 中学记苦

爬坡上初中
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庄稼人终得一饱
一觉醒来的宗族意识
一个山村传奇的诞生
人心变坏和严打运动
“美酒加咖啡”是什么味道？
十四岁，离吃国家粮一步之遥

第四章 生命拔节

被一所普通高中截流了
郁闷而孤独的高一
小镇三宝
向往山外的世界
成长的烦恼
文学的诱惑和少年的情怀
探访一座因矿而兴的城市
我成了一滩臭狗屎
倔犟的父女俩
冬日的温暖
涨潮季节
把运气送给了别个

第五章 命运拐点

去县城找张课桌
新老师新教材新朋友

<<进城走了十八年>>

88年下半年县城关键词：彩票、涨价和凶杀

姐姐出嫁

资江边的晨雾与晚霞

有一个姑娘我叫她“小鹿”

难熬的四、五、六月

范进中举原是这样

遥远的兰州，我的未来不是梦

<<进城走了十八年>>

章节摘录

版权页：“哒、哒、哒……”竹棍敲打青石板的声音，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记忆。

生命真是很奇妙，我搞不懂为什么要在那一天，对我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那天，我的记忆库闸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咣当一下撞开了。

而在此前，是一段毫无记忆的混沌状态。

那是1973年阴历九月的一个秋日，我家的新屋竣工了，当地叫“圆垛”。

我脑海中留存的只是一些碎片，人生第一份碎片，其中许多事件的前后逻辑关系，是成年后问母亲，她给补充，才得以串联起来。

两岁八个月的我，被扔在一个晒谷坪上，无人理睬，弟弟在旁边哇哇大哭，同样无人理睬。

后来母亲说，那一天是弟弟周岁的生日，大人忙着新房子，没有时间顾及一个孩子的生日——何况他还不是头生子。

我记得大人们来来往往，晒谷坪有两个分别用三段粗粗的圆木交叉支撑在地表上的木桩，这两个土制三脚架上，横着一根木头。

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木头的圆柱已没了一半，剩下个半圆，地下有很多碎屑，两个三脚架下面，都吊着一块很沉的土砖。

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三脚架是固定那个横躺的木头以方便把它锯开而用的，一寸厚的橡皮钉在屋顶的檩子上，橡皮上面用青瓦阴阳两面地交错搁放着，形成凹凸，留下走雨水的槽。

两个锯匠站在木头两边，用一个大锯锯橡皮，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一种把戏。

我觉得很有趣，两个大人扎紧步子，不紧不慢地拉着，锯木声嘎嘎地还挺好听，锯木灰飞花碎玉似地散落，锯木匠还不时哼着歌子。

后来到北方听过一首儿歌：“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

“我一下就想起儿时观看锯木的情形，看来，扯大锯对中国农村孩子来说，不分南北，都是熟悉而爱看的‘游戏’”。

屋顶上，一些人盖瓦，一些人将伸出山墙外的檩子和屋檐外的橡皮锯齐，我记得的人其中有我的二舅，还有一个堂姐夫。

有两个瞎子，一前一后手搭着背，竹棍在地上敲打着，他们正走在“大路”上。

他们是不是刚从我家赶完“台子”（赶台子是指当地乞丐去有红白喜事的人家乞讨，收益要高于平常），接着去下一家，已无法考证了。

这大路，是我们村的一种专用名词，特指村子左侧一条两尺宽的石板路，我家盖在全村最前面，坐北朝南，最临近这条大路。

这大路连接两个公社所在地，光绪年间重修过一次，算是当地一条主要干道，所以山野偏僻之人，以井中观天之眼光，名之为“大路”并非夸张。

因为，乡间多数的路只是田埂上和山野里人畜踩出来的羊肠小道。

一个瞎子大声地问屋顶上锯木的人：“小塘怎么走？”

“小塘是毗邻我家南面四华里的一个村，是一个公社所在地，算是周围诸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一个后生仔便大声地指路：“往前、往前，再往左，再往前走。”

“如此指点，靠近了路左侧一口利用泉眼而挖成的井。”

这口井是全村饮用水的主要供用地，井底有一股一年四季都不枯竭的山泉，水质清冽甘美。

两个瞎子眼看就要迈向井口，一个妇女大叫：“那是井眼，往前走不得。”

“瞎子连忙止步，屋顶上那些捉弄瞎子的人哈哈大笑，似乎觉得无比快乐，恼怒的瞎子破口大骂，骂些什么我自然不可能记得。”

<<进城走了十八年>>

编辑推荐

《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编辑推荐：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及道别，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模样，只有记忆依旧年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绽放。

《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由十年砍柴所著,这是一本进城的乡下人18岁前的纪事。

<<进城走了十八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